



多买了5斤肉

□ 张君燕

前段时间猪肉价格跌到了低谷,几块钱一斤,真算是“白菜价”了。那天去菜市场,肉价开始回弹,每斤已经涨了一块钱。得知肉价上涨,人们的反应各不相同,冷眼旁观,倒也颇有趣味。

“昨天我刚买了5斤。你想想啊,肉价这么低不是常态,肯定会上涨。这是

市场规律。你得懂这个规律,就不会措手不及。”一位大爷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得意,一副“你大爷还是你大爷”的模样。

旁边一位身穿红衣服的阿姨气得捶胸顿足:“早知道我就昨天买了。今天家里要招待客人,原本打算提前预备,老伴非拦着,说买新鲜的好。这下不得了,多花

了冤枉钱。”

“唉,谁说不是呢!”另外一位阿姨也跟着叹气。

红衣服阿姨问:“不对,你昨天不是买了吗?”

“买是买了,可惜只买了一斤。”那位阿姨连连摇头,语气里充满了懊悔,“就

应该多买几斤,放冰箱里可以慢慢吃嘛。”

有些人问了价格,盘算一番,转身离开,大概是想着去别处货比三家;有些人直接报出自己想要的数量,似乎根本不介意价格;还有些人站在原地观望,看别人得知涨价后的反应……

编者按:新冠疫情突又袭来,甘肃兰州、嘉峪关、张掖等地,同心战疫,共克时艰。在这场艰巨的防疫战中,涌现出无数英雄的逆行者,他们舍小家为大家,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他们是白衣战士、是社区工作者、是警察、是志愿者、是普通市民……这里特辑录几首诗作,为众志成城、抗疫之战,歌咏之,凝聚磅礴之力!

致敬甘肃

此刻
我写下的文字
只为甘肃折腰
我怀揣春天
从容地在稿纸上写下——
我敦煌的甘肃
我丝绸之路的甘肃
我祁连山的甘肃
我月牙泉的甘肃
我春风
不度玉门关的甘肃
我九百公里
河西走廊的甘肃
我伏羲、女娲与黄帝的甘肃
我马踏飞燕的甘肃
我大地湾的甘肃
我马家窑的甘肃
我泾河与渭河的甘肃
我牵肠挂肚的黄河的甘肃
我还要写下
霍去病的甘肃
我还要写下
差点被漏掉的
那碗牛肉面的甘肃
是的
我写下的甘肃
是永远站着的甘肃
是的
我写下的五是玉如意的甘肃
我写下的甘肃
一定能战胜病毒
别怕!
就连我即将完成的诗
也呈现阴性
我还要呼吁
所有铁石心肠的诗人们
一起书写甘肃
一起向甘肃致敬
疫情肆虐,人心惶惶
我们不仅要从肉体里
剔除病毒
我们还要
从灵魂里剔除病毒
最后
我替我的甘肃写下宣言:
不灭病毒,誓不罢休!
不灭病毒,誓不罢休!

(诺布朗杰)

志愿者

十月的夜晚,冰凉如水
一个个小区门口
踮着一顶顶帐篷
在与冰冷的寒风抗争

一个个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
用一颗颗火热的心
守护着小区的居民
让那面目狰狞的病魔
落荒而逃

有一分钟的坚守
就会有一分钟的平安
在万家灯火里
我和我的志愿者们
也发着光带着笑

(何红军)

等一句:晚安

——代某位医生写的小诗

还没等到雪

疫情就把我和你们

阻隔在天河一般的人间

此时,深秋的十月

医院顶端连接着孤月

咳嗽声尽头是惊慌

曾经,我是别人的守护神

而我,却在等待一句:晚安

怪我不能及时回复

你的晚安,同样会延迟

延迟到新一轮太阳从东方升起

那一刻,我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丁虹云)

祈祷辞

但愿天空成为人间最大的雨伞

但愿明月成为人间最亮的灯笼

但愿祁连山成为人间最强的靠山

但愿风每天都吹来最好的消息

但愿落叶都变成金箔

但愿积雪都成流水

但愿晚霞都变成锦衣

但愿闪电都变成天梯

但愿疫情快快结束

但愿诗句不是颂歌

(王登学)

此刻,我看见了一位女医生摘下了口罩

依旧是足不出户的日子,电视中一位女医生正摘着口罩

当她从耳旁取下挂带时

我看见她疲劳的眼睛颤了又颤

那口罩犹如缝在了她的脸上

一次,两次,三次……

始终都没摘下来

身为女人,她也爱美

她捧着自己的脸,照了照镜子

像在进行着一次梳妆打扮

几秒后,我看见她舒了口气

一把撕下了闪烁着血斑的口罩

紧接着呢,我又看见了

她被灯光灼伤的眼睛

被口罩磨破的鼻梁、脸庞、下巴

深深浅浅的伤口

好像还在向外渗血

急救的声音再次响起

她擦了擦血迹斑斑的脸

又对着镜子笑了笑

镜子中,她的样子

像是浴火重生的战士

像是冬日盛开的梅花

像是迎风飘扬的旗帜

(富永杰)

行至秋深处

□ 陆锋

秋往深处去,是静默且无声的。

雀鸟不知何时已经离去,翅膀的扑腾声仿佛就在方才,细想,又好似是在许久前。它们,总是这么悄无声息地来或走。

门前那小小的一方荷塘里,不复往日的拥挤嚷嚷。荷花已谢,独剩了几株荷梗站在那儿,如不甘心又无可奈何的垂垂老者耷拉着脑袋。荷叶早已斑驳,残枝败叶,横斜了一塘。

此时,塘中的水也静,沉沉的静。风瑟瑟,吹落枝头黄叶,水波微微漾,随即又水平如镜,无痕。它波澜不惊地拥抱辗转飘落在水面的叶,安静、委婉。只是,指尖的寒意惊醒了我——秋水凉薄不染尘。

塘边的柿子树挂了果,有的青,有的红,错落了一树。这时的柿子尚不好吃,却极适合用来做“柿染”的。将青柿、柿蒂、柿叶榨汁,取汁液涂抹在布匹上,布匹选用老布,挺括、厚实,仿佛是带着岁月的包浆,有一股子恰如其分的沉。晒干后布匹上会出现好看的柿子颜色。

对岸,稻田里那些身着金黄的舞者抵不过镰刀,前仆后继地倒了下去。田间,只剩下一垄垄稻茬,像一只只蜷曲不动的刺猬。

渐次深红的枫树静默不动,层林尽染,如霞似锦。只是枫叶上滚动着的晶莹闪烁着寒气,连带的空气里的凉意又冷了几分。

秋深就是一条分割线,分割了喧闹与静默,分割了凉和冷。

至此,草木荣华滋磁皆成往事,旷野便只剩下一个“旷”字,荒凉得一穷二白,再无野趣。重而稠的雾气,渐渐幽晦的白日,天寒夜长、风气萧索。

风,辛勤地从原野的这头打扫到那头,又从那头打扫到那头,总算是封住了秋虫的口,抹去了如断如续的唧唧切切声。

我倚靠着稻垛,抬头看云。

云,层层叠叠一片,倒像是一朵朵锦花在空中盛开,蔚为壮观。

行至秋深处,原野瘦了,云却是胖了。

一个人的骑行时光

□ 马亚伟



对我来说,一个人的骑行时光就是寻找诗和远方的旅行。当然了,骑行抵达不了多远的地方,但当开启一段骑行旅程,我心中就会鼓荡起无边的诗意和自由。

我喜欢骑行,这个爱好坚持了很多年。我并没有像有些骑行爱好者那样,备下一辆高档点的山地车,还有一套很专业的装备,最后再约上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出发,天马行空地走四方。我的自行车很普通,更没有什么骑行装备,也不喜欢呼朋引伴去骑行。在我看来,一个人的骑行时光,自由而随意,诗意而浪漫,远远胜过骑行者们声势浩大的结伴而行。世间的事皆是如此,形式仅仅是外在,并不重要,其所起到的作用才是精髓,也就是说外在形式是空的,内涵才是最关键的。一个人的骑行时光,看似简单随性,漫不经心,却是心灵的一次自由放逐。

蹬起自行车出发,感觉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动起来了。速度可快可慢:慢的时候跟步行差不多,能够感觉到一个行者走过的每一寸时光;快的时候能听到耳边的风声,还可以看到路旁的风景匆匆掠过。路上遇到沟沟坎坎,不必下车,可以考验一下车技,很有独闯难关的畅快感。一个人的骑行时光,有时有目的地,有时没有。无论有没有,都可以随时停下来。走走停停,边走边看,自由自在。

我对自行车情有独钟,十来岁时便可骑行自如。我喜欢自行车,它的样子像一只沉默的大鸟,只等人来借助它来实

现飞起来的梦想。自行车仿佛老友一样,陪伴了我们多年,让人感觉踏实安心。这些年里,我换了一辆又一辆自行车。而身边不少人已经彻底淘汰了自行车,他们骑电动车,开汽车,早已忘了用双脚蹬车的快乐感觉。我却以为,自行车是最健康最科学的代步工具,既可以让人得到身体锻炼,还有一定的速度。如果不是很远的路,骑自行车抵达简直就是一次美好的旅行。

一个人的骑行时光,完全是随性而为。就像王子猷“雪夜访戴”,大雪之夜他忽然突发奇想,要去拜访友人戴逵,经过一夜才到友人家门口,可他并未进门,就要返回。他说:“我本来就是乘兴而来,如今兴致已尽,自然要返回,何必一定要见戴逵呢?”我的骑行也是如此,随性自由,无拘无束。因为是一个人,所以并无牵绊;因为是骑行,所以不受约束,想去哪儿去哪儿。

常常是某一个午睡醒后时刻,忽然想去近郊看看田里的玉米和高粱,于是骑上自行车就走。一路上看看花,看看草,到了目的地,也可能立即折返。有时候是在早晨,别人的晨练是跑步之类的活动,我的晨练是骑行。迎着清凉的晨风,披一身晨光,像个出发的战士一样,雄赳赳,气昂昂。路上遇到那些跑步的人,我的优越感会爆棚。我驾驭着一辆自行车,仿佛觉得自己比别人多长了一双翅膀一样,可以飞得更远,飞得更高。

偶尔种了盆朝天椒

□ 郭德诚

秋风飒飒,叶子,落了一地,只有朝天椒,像火炬一样,一支支、一簇簇,仍倔强地举向蓝天。

这盆朝天椒,得来纯属偶然。我有个大花盆空着,老张隔墙撂过来一个纸包,说一排花盆,中间一个空着,像掉一颗门牙似的,多难看。

我种花是外行,更没种过菜,花,也是啥好种种啥。都是些矮牛、仙人掌、虎皮兰等好伺候的主,为装点一下环境。原是一片翠绿,这盆朝天椒的亮相,让那片绿的沉静,一下注入了灵魂。它红艳艳,挺胸而立,一簇簇,如列阵排兵;浓荫绿叶,似山峦翠峰,红星点点,如戎边哨兵,铠甲鲜明,威武雄壮。把一排花,都衬得很是精神。

朝天椒,别看它个头小,极辣,这也是我没想到的。如果你喜欢辣味儿,按平时常量放入,第一口,准辣得你嘴合不拢,出一脑门子的冷汗。此时,你才能明白,什么叫尖辣,它是一种锐利的刺激,并伴有灼热感,让你浑身一震,立马打个激灵。

我喜欢喝汤。不论是牛肉汤、羊肉汤,还是胡辣汤,都喜欢挑点辣椒进去,感觉,只有这样,喝完才舒服。在汤馆,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一大碗汤,上面飘着红油,那人埋头吃得呼呼噜噜,满头大汗,末了,擦一把嘴,一声响亮地干咳,昂首挺胸,满面春风地走了出去。那个舒服劲儿,难以言表。

的,除了老人,几乎人手一机。查看信息,获取资源,工作交流,游戏娱乐,手机是消磨时间的利器,也是短暂忘却烦恼的神器,还是与外界保持联系的遥控器。疾病伸出魔爪,将人推进逼窄的甬道,总是需要一个出口,不然,即使是压力锅也会爆炸。手机支起一根天线,打开一道阀门,排出气压,让光照进来。

着牛仔外套的高个子男生,去诊室门口询问。回来,小声说:妈,我们前面还有十多人,不急,慢慢等。接着从背包里拿出电脑,横于双膝上,开机,登录,滑动,点击。表格,数据,填报,发送。眼神专注,仿若置身于安静的办公室里。有时接电话,声音极小。四十多分钟后,他关机,合上电脑,装进背包。看看身旁的女子,拍拍她的背,站起身,去诊室门口张望……

诊室的门开了,出来一对老夫妇。老妇发髻高挽,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岁月给予的从容与沉静。他们小小说着话,口罩的遮挡之下,看不清脸上的表情,眉头却是舒展的,眼睛也是弯弯的。想来是心上的石头落了地……光亮的瓷砖地面没有留下他们的脚印,却映出了他们离去的背影。

诊室的门开了又关,一拨又一拨人来了又去。拥挤的走廊里,渐渐空起来。余下的,安安静静坐着,有的仰头闭目,有的继续看手机。生命走至此处,再奔腾的激流,再飞驰的骏马,亦被施以魔法,浪遏蹄止,瞬间定住。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只能静下来。静下来,静静反思、慢慢等待,好好修复,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没有什么比珍惜更美好。珍重此皮囊,好好生活,好好爱。

候诊室外

□ 王优



8点不到,分诊台前前排起了长队。问卷调查,体温检测,信息登记,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之后,患者及家属在护士的引导下一批批穿过窄门,进入通道,分散至各个诊室外等候。长长的过道里,金属长椅相向而设。护士的声音平静温和;找好位置坐下来,不要拥挤,我们会按顺序叫名字。

疫情期间,口罩之下,陌生的面容隐匿了许多表情,但沉重和隐忧却是遮挡不住不言自明。这是一所著名的医院,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几乎都是被上帝狠狠咬过一口的苹果,携带着不可言说的惊悸与痛,怀揣着渴求与希望,希望借助这些身怀绝技的白衣天使之手,制服脱缰的野马,勒住命运的缰绳,重享往日的平安平静。

沉默于是成了最大的共性。年老的年少的,衣着光鲜的潦草的,谦卑的傲慢的,独行的有伴的,大部分时间,大家等待着,沉默着……凝望,对视,给母亲理理发,为丈夫整整衣,拿过装检查资料的袋子,摸摸老伴放在膝盖上的手……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亲人之间沉默的交流,胜过千言万语。何须多言,喜悦可以分享,病痛只能独自承受。但你在,我在,爱在,这就是最美的天籁。

座椅上,扎着丸子头的女儿一直侧身面向父亲。老父低头沉默着,枯黄的脸,斑白的发。面对风霜的侵袭,似已丧失招架之力。女孩儿忽然伸出手去,在父亲的后颈上揉捏起来。白皙的手指,一下一下,在发边肩头摁压,摩挲,耳朵上水红色的坠子轻轻晃动。看着看着,眼眶热起来……

除了亲人的陪伴,还有手机。候诊室外,站着的,坐着